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桂香

集部二

詁訓柳先生文集　　別集類一唐

提要

臣等謹案詁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醇字仲韶臨邛人其始末未詳宗元集為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為元符間京師開行本一

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脩家云即禹錫原本桒陳振孫書録觧題曰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與振孫所説不符或後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見行之卷數亦未可

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脩始雖非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于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參校獨據此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後蓋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為之箋注又搜葺遺佚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權知珍州事王咨為之序醇先作韓集全觧及是又注柳文其書蓋與張敦頤韓柳音辯同時並

出而詳博實過之魏仲舉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說明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其南齋雲碑不知汧城鑿穴之奇句本潘岳馬汧督誄是誠一失然不以害其全書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柳河東集卷一

唐　柳宗元　撰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元和十三年刺柳州時作表云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蓋

公自永貞元年乙酉冬以禮部員外郎繼謫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戊戌為十四年也據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故云雅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崒然聳唐

德於盛漢之表信然哉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徒對切怨也書元惡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徒各切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音杭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作恩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徽

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謹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大雅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鏗鍧炳耀鏗丘耕切鍧呼宏切盪人耳目盪音蕩又去聲他浪切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

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據史順宗永貞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夷劔南據史永貞元年八月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遣髙崇文討之九月崇文克成都劉闢伏誅取江東據史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癸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定河北據史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絶其朝貢詔六節度使進討十三年獻德棣二州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音悶一作踊懣踊音勇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

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死罪死罪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淮西彰義軍也德宗貞元五年拜吳少誠為節度使十四年反詔諸道兵討之其弟少陽自為留後憲宗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諸節度兵討之輒不利朝臣皆請罷兵獨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師惟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洪為都統表馬揔為宣慰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揔先入蔡持節徐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衆皆感泣留馬揔為留後

皇耆其武耆音指又巨移切致也詩周頌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頌武王之武焉于溵于淮溵音殷今商水縣北憲宗紀李光顏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小溵河即此也既巾乃車巾一作徒環蔡具來狡衆昏嚚狡古巧切嚚魚斤切甚毒于酲酲音呈酒病也狂奔呌呶呶尼交切亦作譊以扞大刑扞侯旰切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傒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

以釐音禧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禡莫駕切類禡社宜皆師祭也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盾之尹切兵器所以蔽身犀甲熊旂威命是荷音河左氏昭七年弗克負荷音作河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斝舉下切尊名也鼎臑俎胾臑奴刀切羊豕臂也胾側吏切五獻百籩禮記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滻音產水名也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旂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悖頷頷鄂格切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於獻於幰二切潁川縣名彼昏卒狂袠兇鞠頑袠蒲侯切聚也鞠音菊與掬同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音剛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胡本人胡昆切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蒲故切起來聚左擣其虛擣音禱靡愆厥慮載闢載祓音弗丞相是臨弛其武刑弛施是切解也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聲曾是讙譊尼交切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胙存故切度本傳度入朝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

公户三千後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故曰夏墟左氏昔武王克商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也一本爵之成國作公于有晉則意若重複耳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素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考愬本傳初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遇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遂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至軍推誠待士衆願為之死與元濟戰數有功獲其將李祐釋而不殺與共謀討賊之計由是悉賊虛實愬

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至師責戰益急十月愬用李祐計自方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吳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月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丈里切供峙具也）匪徼匪競（徼古堯切求也）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踣蒲墨切僵也）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及王卒疑疑（魚力切）熊羆是式銜勇韜力（銜戶監切）日思奮挻（一作思奮于挻一作日思于挻）冠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

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辛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諜厥圖（諜達協切）以完爾訛雨雪洋洋（雨去聲）大風來加于燠其寒（燠乙六切）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戕是震是拔大殲厥家（殲將廉切）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呂）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于分切水流貌）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

蔡初頪盧對切胡瓡爾居瓡丘例切毀也爾雅康瓠謂之瓡說文康瓠破罌也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愬李晟子也李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居多後封西平郡王惟我有臣疇允一作亢大拜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稽漢志及魏書其曲皆不得其詳惟

晉志有云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曲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黄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黄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

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及晉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王衛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乘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

百揆用人有序以數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
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謨潛施解長蛇之交離
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
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
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宏
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
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
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于天
天下改雉子班為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
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
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
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
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
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
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
四表也元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

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然漢魏晉之曲皆二十有二篇而公之序云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豈公意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公為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二月八日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歌曲蓋元和改元後作云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秉吹尺偽切

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音閑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元俱切伏覩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

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甞聞鼓吹署_{音監}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_{一有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_{徒對切}默已專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屬邑唐高祖當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以為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隋禪位於唐高祖即位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煬余亮切渝一本作淪德馬歸氓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訴田圻音祈一作坼恥格切流洪輝有其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翼餘隋斮

梟驁（斮側略切斬也梟古堯切鳥名驁音敖）連熊螭枯以肉勍者贏（勍音勤贏）

（偷為切）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一本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兵黎陽密往從之不見用元感敗密潛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讓推密為盟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衆二萬人歸關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

邢國公後禮寖薄密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適後有詔召密密懼遂謀叛據姚林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初密之始起兵也徐世勣為其將取黎陽就守之及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底魏郡皆世勣所統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高祖於是賜勣姓李至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勣以密反狀勣表請收葬詔從之

獸之窮奔大麓音鹿山足也天厚黃德狙獷服狙七余切獷古猛切揚雄劇秦美新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注狙獷犬噬人者也甲之櫜弓櫜音羔韜也詩載櫜弓矢弭矢箙弭綿婢切止也箙音服矢房也皇旅靖敵途感自亡其徒匪予戮

屈贙猛贙字唐韻集韻官韻並無或謂當作觩音暴彊侵也周禮有司觩氏虔慓慓音栗縻

以尺組縻忙皮切噉以秩噉杜覧切與啗同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

盈倉箱之者德莫能亨音香協聲享也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為戰武牢第三王世充西域胡也隋煬帝時以戰功累遷至右翊衛將軍唐武德元年煬帝凶問至東都世充等奉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年高祖議討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

陽以備唐九月秦王世民及尉遲敬德屈突通
與世充戰大破之世充僅以身免先是竇建德
乘隋亂入高雞泊為盜後越王侗封之為夏王
因與王世充結懽至是世充既敗窮蹙遂遣使
求援於建德建德運糧遠來助之秦王乃分兵
守洛陽而親將驍騎出武牢東以待建德之至
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與戰大破遂
擒之因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降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掎居綺切說文偏引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掎之諸戎角之又三國志吳陸遜攻蜀曰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怒鷇麛鷇古候切鳥子生哺者諸本並作鷇丘候切義與鷇同麛莫兮切鹿子也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
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畧命之曺母亘切又

誤中眉登莫亂三切不明也畀以靳音斫斬也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

黃第四

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武德元年寇涇州秦王世民帥兵拒之後逼高墌至于幽岐唐兵不設備而敗舉遂拔高墌城八月舉謀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圍涇州十一月秦王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來拒秦王與之相持六十餘日遣將擊之於淺水原羅睺軍大潰秦王乃親帥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太白天狼星名天官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

於狼狐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即秦地故云又天狼妖星以喻貪殘楚詞曰舉長矢兮射天狼有鳥鷙立鷙音至羽翼張鉤喙決前喙許穢切口也距一作鉅趯傍趯音惕跳也怒飛飢嘯翾不可當翾隳緣切飛也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翺翔上牛刀切下音詳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尺志切拍搖耀鉟列缺電名選霹靂列缺招搖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鉟音芒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輔氏

輔公祏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揔管以公祏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東海伏威使公祏渡江擊之盡降其衆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八月遂僭位國稱宋遣將侵海州冦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祏敗走野人執送孝恭斬之乃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盪音蕩又他浪切垠魚巾切岸也吐霓翳日霓音倪屈虹也翳壹計切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丁念切書丁昏昏墊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授天牙截脩鱗披攘蒙霿武賦切與霧同又音茂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義和顯耀淮南子義和日御也乘清氛赫炎溥

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其十句句三字 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

苞枿第六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黃景珍等謀反推銑為主銑即募兵揚言跡盜以應景珍乃以十月稱梁公初潁川賊沈柳生求冦縣至是亦以衆歸銑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自稱梁王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遣將拔豫章取南郡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兵至四十萬唐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揔管兵自夔州順流東下以

擊之李靖乘江漲掩其不備抵其城下孝恭等拔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又擊走之孝恭乘勝直抵江陵勒兵圍之銑内外阻絶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十月下令開門出降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送銑于長安斬于都市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歎附劉泊以嶺南五十餘城降竇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降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先是或説盎曰公所領二十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不從於是嶺南平

苞枿黜矣 枿牙葛切斬木復生曰枿黜字官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恐作[illegible]誤書曰為黑[illegible]音隊茂

也惟根之蟠彌巴蔽荊荊州即江陵也負南極以安同我舊梁氏同音冐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皃音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縲力追切孟子係縲其子弟注係縲猶結縛也降胡江切定厥功澶漫萬里澶音憚漫謨官切又莫半切澶漫水大貌宣唐風蠻夷九譯音亦傳四方之言曰譯咸來從凱還金奏凱可海切還音旋象形容趙王孝恭傳蕭銑降帝悅遷孝恭荊州大揔管詔圖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龔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枿二十八句 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第七

李軌方隋大業中薛舉亂金城軌與曹珍等據河右以觀天下變遂自稱河西大涼王悉有河西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欲與共圖秦隴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高祖命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摠管封梁王二年俟德至涼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謂已為天子不可復自貶黜軌從之遣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帝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興師討之會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遂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軌不聽興貴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

興貴遂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崑音昆崙盧昆切山名在涼地頹徒回切上聾下聰鷙不可迴助雝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馬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

廟為鐵山碑第八突厥古匈奴北部也舊史云隋大業中始畢可汗立值天

下大亂中國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百餘萬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兵衆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踞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二年又立突利可汗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今年冠定襄明年襲馬邑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者屢矣九年又入冠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冠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揔管師凡十餘萬皆受靖節制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大懼遂竄于鐵山遣使入朝請舉國内附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慰撫之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安常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㔁謂頡利突厥二可汗也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斥一作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燀己善切一作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惟帝之謩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九劉武周馬邑人隋義寧元年斬郡守王仁恭自稱太守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合

兵攻取三月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僭稱皇帝會上谷賊宋金剛率衆歸之遂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唐武德二年率兵侵并州又進冦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没六月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宋金剛所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没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關中大駭十月太宗表請益兵往擊之三年四月破宋金剛于雀兒谷又破武周于洛州武周及金剛遂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要斬武周亦謀歸馬邑為突厥所殺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柢曲禮切木根也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勩于神聖勩羊至切勞也又音曳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

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謩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音魂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舊史李靖傳貞

觀初吐谷渾冦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師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尚堪一行太宗即以靖為西海道大總管統諸道總管兵征之九年師次伏俟嶺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諸將或言不可赴敵唯李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大破其國吐渾之衆殺其可汗來降

吐谷渾盛强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漢史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顏師古注曰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放於項繣者結礙也絜者繞也蓋為結繞而繞項也譁音華東及踰山徼克堯切又音叫境也張翼縱漠沙一舉刈草菅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犒口到切登高望還師竟一作競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伊消切揚雄傳淫

涅與與前後要遮凱還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　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唐武德二年麴文雅孚立為王自後遣使朝貢不絶貞觀四年文雅入朝太宗禮賜甚厚久之文雅與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者咸見壅掠遂踈朝貢之禮太宗下璽書示以禍福皆不從十三年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均等擊之十四年文雅聞王師至磧口悸駭無它計發病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降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而滅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題云李靖滅高昌無所考焉

魏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筆列切異也）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螭抽知切）龍旂翻海浪駰騎馳坤隅（駰音因說文驛傳也）賁育搏嬰兒（孟賁夏育古之勇士也）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漢賈誼傳署若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歔號天可汗（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請上號為天可汗汗音寒）以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

第十二

周書王會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于內者唐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貞觀二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升為刺史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

卒如飛翰侯旰切又音寒羽也鵬鶱駭羣龍鵬音朋鳥也鶱虛言切飛貌轟然

自天墜轟呼宏切車聲也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

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顧圖

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睢許規切盱凶于切

張目也選天地未袪睢盱注視不明貌咿嗢九譯重咿音伊嗢乙骨切嗢咽也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九譯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廣輪

撫四海廣古曠切周禮廣輪之數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

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句五字

貞符 并序

據序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以史考之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也然公是年冬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序蓋在永州作爾公集有與楊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則序之作當元和三四年間云

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 諸本流人字上有量移字考之史傳止云坐事流永州胥山沈公謂當如史去量移字 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 漢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文學之士制策有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

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充之切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洪範五行傳論揚雄劇秦美新班彪著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也其言類淫巫瞽史誑古況切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

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闔闢會聚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首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歎傾雪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猶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樸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欲鬬怒振動靜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

叙古奪字書叙擾矯虔或作擊

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噬音誓）咀果穀（咀在呂切）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倪結切齧噬也）爪剛者決羣衆者軋（乙黠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息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遊字）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

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非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曽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囂虛嬌切）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

寳感而孕是生軒轅黃帝大虹瑶光如虹貫月感女樞而生顓頊又星如虹流華渚而女節生少昊見沈約宋書虹胡公切玄鳥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卯簡狄吞之因孕而生契巨跡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感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白狼湯時白狼銜鈎入朝時以為瑞白魚流火之烏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詭古委切譎古穴切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懐于有呡登能庸賢濯痍煦寒痍音夷煦吁句切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虺許偉切斬蛇五星聚東

井皆見高祖本紀班彪王命論嘗曰高祖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明有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推類號休號胡刀切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漢武帝時得瑞獸曰騶虞騶虞蓋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者謂此也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又得之六年遂改元元封始封泰山太初三年行巡東海上還修封太山禪石閭此公所以言及之也騶側鳩切脇毆縱臾縱子用切臾音勇西漢衡山王傳曰夜縱臾王謀反事注縱臾勉强也俾東之大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音擅皆尚書所無有莽

述承效王莽承漢亦作符命公孫述效之亦妄引讖文而稱帝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東漢光武紀建武元年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六月王遂即皇帝位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垠音銀鑪音盧爨以毒燎爨取亂切炊也燎音了放火也煽以虐焰煽音扇熾也焰以瞻切火光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疎為泠風泠音零人乃漻

然（漻音聊清深也）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塗焚拆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盡殺曰劉）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行不進貌）灝灝（音浩）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

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屬之欲加不斷汝支體也大生而孥不戮汝子孫也愷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宋之君以法星壽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疑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也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馬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魯以麟弱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云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白雉亡

漢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以薦宗廟黃犀死恭漢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壬切亦作忱乃黙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於音烏嘆辭穆美也一作穆穆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熯音罕又作漢火乾也一作寒濡炎

以澣（澣芳味切渟也澣音緩濯垢也）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呴句切）是吹父子熈熈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糗去久切又邱救切粻音張禮記五十異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一作丁）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一作人）之歸濮鉛于北祝栗於南（濮鉛南方國名見爾雅祝栗北方遠國也）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

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古次貞符後詩專以美房玄齡杜如晦大意有效于大雅嵩高烝民等詩耳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廼房廼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廼定天

子廼開萬國萬國既分廼釋蠢民廼學與仕廼播與食廼器與用廼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曳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禄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忘

柳河東集卷一

柳河東集卷二

唐 柳宗元 撰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史記西門豹以性急嘗佩韋以自緩韋者柔皮也佩之所以戒其或過乎剛耳此公賦之所以作也然作之時日不可得而詳據集與呂温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之顧學中庸見於文者甚多賦亦當貞元二十年後

鰍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葢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下音淳）日月迭而化升兮寖（子鴆切）遒初而枉神（枉一作袵）雕大素而生華兮汩末流以喪真（汩古忽切）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懵年孔切心迷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縱子勇切臾音勇猶言勉强也注見貞符）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

嵩丘以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嵩息中切中岳也瞰苦濫切音闞遠視也横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恟音凶說文憂恐也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躑躅行不進貌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奥於到切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讜音黨直言也嗟行行而躓踣兮行行並下浪切剛强貌躓音致踣也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

兮亦湫然於伐國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仕於魯為大司寇定公十年齊與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景公歸而恐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觀之下

藺竦顏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而藺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宣言曰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為刎頸之交

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苻以屏匿

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産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興徒兵以攻之萑苻之盜少止萑音丸苻音蒲

劌拔刃于霸侯兮退翺翺而畏服

劌曹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劌劌以勇力事魯莊公為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劌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劌居衛切翺丘六丘弓二切博雅翺

躬謹也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勗吁玉切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陽處父也仕于晉性剛直好高尚左氏文公五年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而易之乃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賈季恐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遂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項羽既敗垓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蒲逼切很也盭音戾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

乖圖漢朱雲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常言於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時左將軍辛慶忌以雲素著狂直於世以死爭之上意始解乃得已自是遂不復仕嶽嶽字亦見朱雲傳師古曰長角貌也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抗直數言事萬年當病召咸教戒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曰乃翁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治許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治洩冶也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許居列切告也祖女乙反又女栗反婦人近身內衣也

苟縱直而不羇兮乃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輈而失途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卭崍九折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而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

廣胡廣梁梁冀也後漢梁冀以外戚之勢暴恣多非法冲帝即位以李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冀既鴆殺質帝李固及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蕤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遂枉害李固及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主厚恩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涕

家攜讙而溫美兮胥子公而喪哲

家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子公鄭公子宋也左氏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義師仁而惡很兮遂潰騰而滅裂

西漢翟義方進之子也平帝時為東郡太守至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

大郡父子受漢恩厚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於先帝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聞而大懼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弃軍庸亡捕得尸磔陳都市夷滅三族

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

補　李斯事秦二世為丞相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譖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乃下斯斯就獄趙高治之斯不得已遂誣服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柔以屏義兮傒邦離而身虜

徐氏出自嬴姓夏后氏封之於徐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卻武兮殞宗覆而

國舉桑弘一作乘桑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設任桑而自處兮蒙大戮

而不悟史記專設諸者伍子胥亡楚如吳乃進之於吳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札逃不肯立吳人立夷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故嘗陰養謀臣以求之既得專設諸善客待之及楚平王死吳王僚使其二弟將兵圍楚之潛楚發兵絕其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設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後乃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桑一作

仁柔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音叨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與下牛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永貞元年謫永州後有所感憤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序之詳矣鴟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注云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注則云若盛酒

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賦所云酒器也大意則以謂鴟夷雖巧曲不忤於物而或以致敗衆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暱則非巧曲徼覬一時者之比此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罃相追罍音雷酒樽也罃音鷪長頸瓶也罃一作斝音假樽名諂諂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吁穢切口也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上倪堅切下音嗤已雖自售音壽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

之湄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綆音梗說文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徼克堯切求也覬音冀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晁太史無咎取瓶賦於變騷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疏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昏以愚人益更相明亦猶雄為反騷非反也合也）

牛賦

公以牛自喻也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終不得其所為緘縢俎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己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益謫後感憤之辭云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

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云黃鍾謂土也脰音豆項也

抵觸隆曦日耕百畆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詩睆彼牽牛不可服箱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蹷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

尻莫保尻丘刀切說文脽也或穿緎縢上古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羸倫為切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音霍菽自與騰踏康莊康莊道路也說文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毘亦切避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并序

據序云柳子旣謫猶懼不勝其口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賦當在貶永州時作也益公自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太玄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口水君子以解祟也注赤口謂九也兑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誥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祟音邃禍也

胡赫炎重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嬌切又呼酷黑各二切炎氣也上彈飛而莫遒彈音單極盡也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所禁切漉也涸音鶴渴也又胡放切紛揮霍而要遮要伊

消切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風雷虓虓以為槖籥兮回祿熻怒而㖃呀回祿火神也虓呼交切又音號雷聲槖音託籥音爇熻音扇熾也㖃虛咸切呵也呀虛牙切張口貌炖堪輿為甗鏉兮爇雲漢而成霞堪輿天地也炖他昆切風而火盛貌甗語蹇切甑也又平聲鏉音傲燒器也爇儒劣切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一無於字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將北走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轕音葛膠轕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貌楚詞騎膠葛而雜亂兮胥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掉舌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披巴

切華也沃無瓶兮撲無篲旋芮切又徐醉切掃竹也金流玉鑠兮鑠式灼切說文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火眞物愈騰沸而骸⿰齒可丘加切大嗑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豁呼各切燎音了又力照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

狂奔而西傃一作素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瀏力周切又二九切深貌始彼狙雎倏施而以出祟為利者夫何為耶

懲咎賦據賦云纍郡印而南適又云宜乎重仍乎禍謫此謂永貞元年出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也又云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此謂元和元年丁内艱也又云逾再歲之寒暑搤自丁内艱至是服除為元和三年秋矣賦當在是時作新史亦録之謂宗元不得召閔悼

悔念往咎作賦自儆云

懲咎憝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覯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譪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繫縻一作擊摩騷日康娛以自忘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睢火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揚雄曰天地未分睢盱）睢盱下駁（一作駮）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

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内兮訏音吁訏謨大謨謀也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耿一作烱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専兹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

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互一作予呀虛牙切嚇音赫怒也又呼駕切口距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獲說文鑴也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讁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麏俱倫切麏也麚音加壯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霾音埋風雨土也曀音翳陰而風曰曀黝雲涌而上屯黝於九切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黝一作玄

暮屑窣以淫雨兮窣蘇骨切屑窣雨聲也聽嗷嗷之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巒音鸞小山上鋭為巒委于僞切東洶湧之崩湍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貌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汩古忽切水平洑曰淪漣水動也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扶分切以縈纒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詩凱風美孝子也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劃忽麥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因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上音坎下音可曩余志之脩蹇兮一作修蹇楚詞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蹇脩以為理注好脩謇謇夸異之節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人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音坡楚詞修繩墨而

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黙責顧予愚質而減齒兮宜觸禍以阽身當在年四十以前也公生於大歷八年癸丑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年四十以前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閔吾生之險阸兮紛喪志以逢尤騷云紛逢尤以離謗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浪音郎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

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驂玄虯蹷泥兮畏避鼃蜃虯渠幽切無角龍鼃烏瓜切蝦蟇也蜃婢忍切蛤也一本作黽行不容之崢嶸兮上助耕切下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苦猥切壘音磊不平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慜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蜚音飛蒼梧見下注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

史記舜南廵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悁規緣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藐音邈列往則以考巳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岊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蓍言四十而不惑見於魯論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

乎黝賁黝伊糾切北宮黝也賁音奔孟賁也孟子四十不動心而猶希北宮黝孟賁之養勇見公孫丑上

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阽音鹽危也楚詞阽余身而危死節

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

之勤備兮曽莫理夫兹川公上文皆言湘中事兹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經見

此公謂曽莫理夫兹川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岳也周禮職

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則衡山亦見於周職方矣公謂殷周莫盡夫衡山未詳余因楚越

之交極兮邈離絶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汙魯皓切潦郎到切

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昬戲梟鸛乎中庭兮鸛音灌蒹葭生於

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　楚詞雄虺九首注虺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礰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狐一本作弧）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

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垣廬不飾之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音互水凝也莊子河漢沍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憮憮而莫違憮苦簟切恨也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愔伊淫切愔愔安和貌欻騰踴而上浮兮欻諸韻無從三火者莊子音釋朝菌注云欻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欻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沉勿許勿二切疾也暴起也俄滉瀁之無依滉戶廣切瀁余掌切滉瀁深廣貌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顥音昊白貌楚詞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

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鉥音述綦鍼也一本作訹音恤誘也馭儗儗以回復儗音擬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纚音灑連也又音離楚詞索胡繩之纚纚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于一作以瀰漫兮瀰音彌漫謨官切水大貌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颸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汩兮靈或作零雨瀄音櫛汩越筆切瀄汩水流貌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離以泮釋霾音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晏本崩騫翔以上下以佪徨兮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

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嵎音虞水汨汨以漂激汨音骨又越筆切䰟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怳惘音罔惚也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黃之黭漠兮楚詞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黭音揜黑壞貌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佁丑吏切儗音擬佁擬不前也心回眵以壅塞眵音支目汁凝也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後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罾音曾罻音尉網也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

兮謂九夷之可居（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遊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史記老聃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埽門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以長生之事教之）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而遠去（莊子蒙人也逍遥篇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

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

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公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感憤之意如前閔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辭有不能已者囚山又後二賦而作據賦云積十年莫余省㦸自永貞元年乙酉至九年為十年矣明年春名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云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一無對字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迾音列遮也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軼音迭又音佚相出也一曰侵軼壕音豪塹也欣下頹

以就順兮曽不亟平而又高沓雲而濆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濆疾智切漚物也烝鬱勃其腥臊上音星下蘇曹切陽不舒以擁隅兮羣陰冱而為曹冱與沍同俗作冴胡故切沍寒也西京賦固陰沍寒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一作下民之增勞攢一作積林麓以為叢棘兮麓音鹿山足曰麓易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虎豹咆㘎代狴牢之吠嘷咆音庖㘎虎檻切虎聲也狴音陛博物志狴牢獄別名嘷音豪咆也胡一作子胡井智以管視兮智音鴛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巳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

病夫嗷嗷匪兕吾為柙兮兕序姊切似牛一角論語虎兕出于柙注柙檻也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太史無咎取之於變騷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謂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故錄之

愈膏肓疾賦

晏元獻公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謂公尚少時作景公晉景公也春秋成公八年晉侯殺趙莊姬之子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名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名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公借以論治國之理焉

景公夢疾膏肓肓音荒鬲也心下為膏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一作俯身于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

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曰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尺延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湊膚理也）外强中乾精氣内傷神沮脈彈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鍼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楚禁切驗也）果不得其所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煊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懽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覩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

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令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惌忘廢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撫也摽婢小切又匹妙切擊也生死浩浩天地漫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上居宜切下音半馬絡縶

也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吾官切剸也齊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虫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由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令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昊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

雉雊鼎而自息雊占候切熒惑桑穀雊雉事見上貞符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跼歛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瘥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四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桂香

柳河東集卷三

唐 柳宗元 撰

論

封建論

唐之藩鎮初非有取于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介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為朝廷擾無虛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商周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而秦漢郡縣有公天下之端其曰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

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蓋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將為中國擾也唐史臣贊敬玄子孫歷數唐諸儒如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等言而詳取公之論以為世鑒誠知言哉作者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無則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

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緇詵切說文曰叢也鹿豕狉狉音丕說文曰貍子曰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諸侯之

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一無有字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一作{護}星羅四周於天

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戶旦切詩兔罝公侯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史記魯武公九年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侯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後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

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春秋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射王中肩者有之中陟仲切春秋桓三年周桓王以諸侯伐鄭蔡人衛人屬馬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春秋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弘蓋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劉范不當為婚姻而周之責則在萇弘也天下乖盭音戾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說文曰搖也春秋尾大不掉

遂判為十二合一作呑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一有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屬賈生過秦論曰始皇既没餘威震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若七國之反漢書吳王濞傳景帝即位晁錯說曰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遂削諸侯地廷臣方議削吳吳

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之擁重兵也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

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

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得魏尚於馮唐漢書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之法賞太輕罰太重帝悅遂赦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治潁川為天下第一觀汲黯之簡靖漢書汲黯傳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細苛為東海太守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輯音集籍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

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戕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一有斯必字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說文曰結不解也疾智切說文曰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

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維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一有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一有也字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一有也字世人之命耻者一無世字曰羞

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蓋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

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絶乎人既厳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公以爲未之盡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則亦與孟氏修之之說

有以異乎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肫肫於獨見肫音諄說文曰目也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

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說文云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

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與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至孟子謂孔子奚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則斯言出于孔子信矣公曰傳之者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意者當時之人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守者乎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

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扑普木切說文小擊也梏姑沃切說文小械也拳古勇切說文兩手同械也）是

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

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異矣全其工一有也字達於天下矣一作也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呂不韋之所作也其月令之不合于周法者尚矣嘗觀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

秦以十二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所作者以吕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别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信然哉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說文曰六鄉

之外地一曰道也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音促說文曰速也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竇音豆說文曰空也窖音教說文曰地藏也修囷倉囷區倫切說文曰廩之圓者也謹蓋藏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說文曰慰也收

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井切說文曰察也審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賛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闗政亦以繁矣斯固不待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鼽音求說文病寒鼻塞嚏丁計切螟蝗

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冦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堡音寶說文曰堤也墇也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

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無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

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說文曰明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道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邪字同其有嚚然而不顧者嚚魚巾切說文曰語聲也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雖聖人

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闕

斷刑論下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蔡聲子之言也然自古刑賞初

豈嘗有拘時者哉按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區別也公之斯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

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居隘切說文曰怠也為善者怠

為不善者懈是歐音區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歐天下之

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

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

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

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

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之意

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

搖痺必至切說文足氣不足病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毋迥切說文曰瞑瞑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並平聲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

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

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按唐史德宗貞元十五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詔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之公時為集賢殿正字有此論意者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勤天下之兵信然矣然自少誠死少陽元濟繼立十有

八年訖憲宗元和十二載而兵不解迨憲宗排羣任度乃克擒吳元濟而翦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亦所不免矣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没一作私一作傷朘遵全切說文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於其人外必棄

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者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

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

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公謂石碏六逆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

謂賤妨貴遠閒親新閒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閒親新閒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

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悼公立乃理（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為卿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泓而卒

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張禄魏人范雎也自號為張禄先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出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璜胡光切而踈吳起乃危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苻堅曰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

堅繼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幟矣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

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恃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焉事見史

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䡇䡈而不安䡇音孽䡈音兀危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

咻之以為狂為怪咻音休說文曰痛念聲也孟子衆楚人咻之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柳河東集卷三

柳河東集卷四

唐 柳宗元 撰

議辯一十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公旨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懲刈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殆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弘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

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蓋亦深惘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

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春秋

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勃音孛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勃鞮注云勃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

薛說文墻也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衷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是時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

桓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以竪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乙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强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弘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病委以政事

蕭望之等頗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一作問非失舉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春秋宣公二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左氏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昭公十九年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盾徒

本切宣
子名

駁復讎議

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師韞音蘊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一作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向違害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說文並

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

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音牆）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

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見之公謂周公之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誠至言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

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說文曰器破也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辨列子

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誠幾百歲若列子當鄭穆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千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事則列子當生魯穆時而非鄭穆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

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僖公古文並用釐虛其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音省）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

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案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數皆合豈暹等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書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說文山危貌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合义初加切說文手指相錯牙朱加切說文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是似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此曾子在孔門其生最後於夫子且又老而死而語實載之此公所以疑論語非成於孔門諸弟子之手也然聖門師弟道學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子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公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耶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

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鳳切　說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扶富切　說文蓋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音擅）不及已下言（一作）

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涸音鶴說文渴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鬼谷子按史記蘇秦傳注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然其書序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公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幾千

言要鬼谷子書大抵皆縱横之術其於道誠隘唐史叙鬼谷子遂為蘇秦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說文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狙子余切說文曰猿屬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然嘗觀之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與非儒明鬼譏墨者之道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

尤恠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盖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耶公謂太史公謂莊周書多空言無

事實況取而益之則空言尤甚意若有所不取史記注亢音庚亢倉子王劭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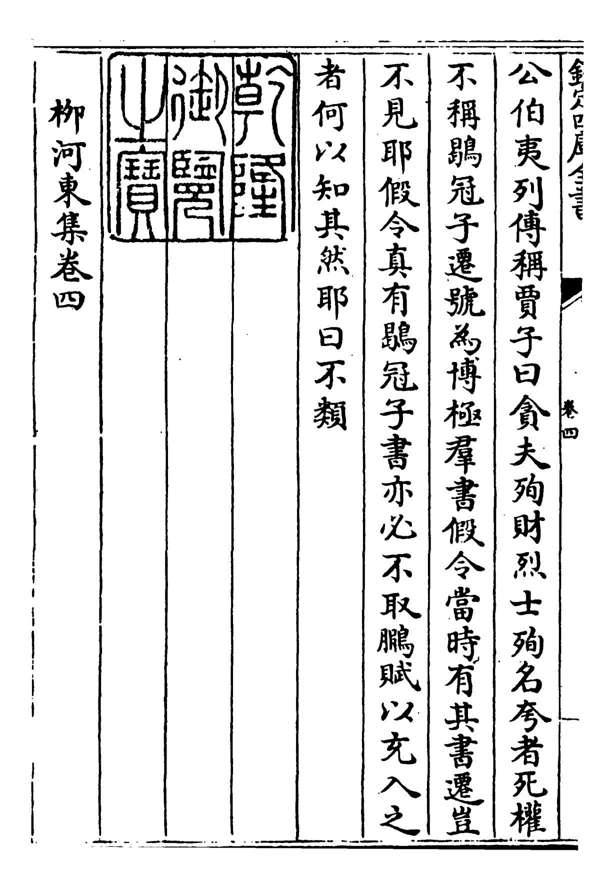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音於鬼反又烏罪反累音壘又路罪反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鄭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鳥羽為冠因自號馬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其書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嘗讀其書謂其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為皆鄙淺言且疑好事者偽為之二公去取之不同如此鶡音曷似雞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河東集卷四